

譯者隱身與「被隱身」： 以長篇小說《海神家族》的 德語翻譯為例

徐安妮*

摘 要

翻譯研究發展迄今，中、外譯論無數。無論是德國哲學家兼翻譯理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稱譯者的任務乃在於為原作創造繼起的生命，又或是比利時翻譯學家與譯者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 Alphons Lefevere）將「翻譯」視為是對來自另一文化文本的改寫，都再再印證了翻譯及譯者在跨語言及跨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由於德國不但工業發達國力強盛，更常在人文思想上引領風騷，因此在德／漢翻譯的領域中，「如何適切地將德語文本譯為漢語」一直以來都是海峽兩岸三地翻譯學界的研究主題，而對於在德國的漢語文本的翻譯，尤其是臺灣文學的德語翻譯則甚少關注。誠如學者王德威的呼籲，「翻譯」是使臺灣形象及臺灣意識浮上國際檯面的必要手段，因此在臺灣積極走向世界的此刻，檢視臺灣文學外譯（含德譯）的成果實為迫切。

據此，本研究以臺灣女作家陳玉慧的長篇小說《海神家族》為研究對象，以翻譯文化學派理論為基礎，以文本對比分析及作者訪談方式，集中探討其德文譯本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的改寫方式與成因，以供日後我國譯介臺灣文學的參考。

關鍵詞：漢／德翻譯、翻譯操縱論、贊助人、譯者隱身、臺灣文學外譯、海神家族

* 本文110年4月3日收件；110年8月18日審查通過。

徐安妮，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 (an123161@nccu.edu.tw)。

The Self-concealing Translator, and the Translator Concealed: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Mazu's Bodyguards* as Example

An-Nie Hsu*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umer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date. German philosopher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Walter Benjamin considers that the translator's task is creating a continuing life for the original. Belgium translation studies scholar and translator André Alphons Lefevere regards "translation" as a rewrite of the texts from other cultures. No matter which, th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are proven in the process of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Given that Germany is prevailing in national power and industry and a leading character in humanities, "how to translate German texts into Chinese properly" has been a heated research topic between the cross-strait.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Germa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xts, especially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y receive little attention. As Dr. David Der-wei Wang has called for, "translation" is a necessary approach to publicize the image of Taiwa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time when Taiwan is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it becomes urgent to investigate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cluding German translation).

As the above,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e novel—*Mazu's Bodyguards*—by a Taiwanese female writer Jade Y. Chen. Applying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interviewing the author, and do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xts, the study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methodology and

* Received: April 3, 2021; Accepted: August 18, 2021

An-Nie Hs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an123161@nccu.edu.tw).

cause of the adaptation of the German translation *Die Insel der Göttin*, which offers a reference for later transl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Chinese/German translation, manipulation theory, patronag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Taiwan literary translation, *Mazu's Bodyguards*

一、前言

翻譯研究發展迄今，中、外譯論無數。無論是德國哲學家兼翻譯理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稱譯者的任務乃在於為原作創造繼起的生命，或是比利時翻譯學家與譯者勒菲弗爾（André Alphons Lefevere）將「翻譯」視為是對來自另一文化文本的改寫（7），甚或是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批評通達流暢的歸化翻譯策略是一種「翻譯暴力」（20），都再再印證了翻譯及譯者在跨語言及跨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由於德國不但工業發達、國力強盛，人文思想更常引領風騷，在各領域裡的「德國製造」都值得效法學習的情況下，以2019年的統計為例，漢語已取得1,742項德語圖書翻譯授權，佔德語圖書外譯總量之19%為最大宗（“Buchproduktion”）。因此，「如何適切地將德語文本譯為漢語」向來是德／漢翻譯實務及理論研究的重點。反觀漢語作品的德語翻譯，由於同年（2019年）譯入德語的漢語圖書總量僅有二十四冊（“Herkunftssprachen”），漢語文本，尤其是臺灣文學，在德語區（含德國、奧地利、瑞士及列支敦士登）的翻譯歷史、現況、翻譯品質及其影響，不僅在德語區的漢語界，即便是海峽兩岸的德語及翻譯學界也都甚少獲得關注。

然而，就譯入語國家或文化圈而言，「翻譯」是認識異族文化，並藉由「他者」觀照「自我」的重要途徑，而對來源語國家而言，「翻譯」更是呈現民族特色，建立國家社會形象的舞臺。因此，旅美學界王德威即曾呼籲，「翻譯臺灣是使臺灣形象及臺灣意識浮上國際檯面的必要手段」，更直言「臺灣是存在於翻譯之中」（367）。尤其此刻，正當臺灣積極走向世界之時，臺灣文學的外譯不但是我國文化

及翻譯實務界應戮力推動的工作，檢視臺灣文學外譯（包括德譯）的成果更是我國翻譯研究重要且迫切的課題。

據此，本研究將從翻譯文化學派學者勒菲弗爾及韋努蒂的理論視角出發，以臺灣女作家陳玉慧的長篇小說《海神家族》為研究對象，藉由對原著中「文化詞」翻譯策略的量化分析，並依據安東·貝爾曼（Antoine Berman）對「歸化」翻譯策略運用之下譯文的「變形傾向」（*deforming tendencies*）分類，探討其德文譯本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的翻譯與改寫，並分就譯者「隱身」與「被隱身」印證翻譯過程中文學系統內、外因子間的交互影響與操縱，以供日後譯介臺灣文學的參考。

二、翻譯理論與文獻探討

（一）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在翻譯學的發展中，早期的語言學派多是以語言學或以語言對比為理論基礎，以翻譯的技巧與成果標準為研究目的，尤其偏重從來源語出發，以對比為方法探查原著／來源語的可譯與不可譯、直譯或意譯的利弊得失等問題。直到 1964 年，美國翻譯學者奈達（Eugene Nida）在其所發表的《翻譯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書中提出「譯文接受者的信息應該在本質上與原語接受者的信息一致」後（引自劉軍平 146），¹ 原文與譯文間的所謂「動態對等」及經其修正的「功能對等」才引起翻譯學界對目的語及其文化的關注，進而促使翻譯功能學派的興起，並將研究重點從原著／來源語作者轉移到譯

¹ Eugene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著／目的語讀者上。翻譯功能學派中，德國學者萊思（**Katharina Reiss**）認為各種文本類型皆有其各別的功能，故而強調應以文本類型的功能對等作為翻譯批評乃至翻譯作為的標準（52-58）。學者弗米爾（**H. J. Vermeer**）則從人類的溝通／交際行為出發，提出了翻譯「目的論」（**Skopostheorie**），強調在人類的溝通行為中，文本乃是信息的載體，而信息的交換乃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引自 **Reiss and Vermeer 95**）。由於翻譯雖在於協助跨文化溝通的進行，但也應被視為是一種溝通／交際行為，故也具有其一定的目的。萊思與弗米爾（**Katarina Reiss and Hans J. Vermeer**）因此主張以譯文目的為依歸，始能實踐與完成翻譯及其所具之跨文化溝通功能（95-105）。然而，來源語文本與目的語文本的功能卻也可能不同，功能變異的因素除了來源語與目的語之間的文化隔閡外，還有翻譯委託者的影響。據此，學者諾德（**Christiane Nord**）力主翻譯行為應符合「功能加忠誠」原則。她認為，譯者在翻譯的時候，除應先理解來源語文本內容，並思考轉譯方式，同時還應將譯文讀者、翻譯委託及贊助者一併列入考量，此一綜合性的翻譯作為即是其所指的「忠誠」。而唯有兼顧功能與忠誠的翻譯，始能達到翻譯目的，完成翻譯所肩負之跨文化溝通使命（33）。

儘管翻譯功能學派已經明確提出在來源語與目的語文本之間造成功能異變的可能影響因子為何，但整體研究仍未完全跳脫語言文字轉換的範疇。及至美裔荷籍學者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其 1988 年出版的論文集，倡議將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視為專業學科後，翻譯學者們才真正突破了傳統文字美學及語言學的框架，不再拘泥於文本語言及功能的對應，轉而將重點置於「翻譯」做為一個文化系統的各项運作，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e turn**）於此確立（67-70）。此一研究潮流不但擴大了翻譯學界對翻譯內在因子及外在

環境的研究視野，也提高了人們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及其能動性的認知與肯定。

（二）翻譯「操縱學派」

在「文化轉向」的影響下，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出各種符號現象都是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例如：文化、語言、文學、社會等），因此主張應將之視為一種系統，而非由各種互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在他所提出的「多元系統論」的框架裡，「文化」不但是一個大多元系統，也是一個由許多大小不一、互相重疊、互相交錯的多元系統所組成，而「翻譯」即是其中之一（劉軍平 336）。因此，在進行翻譯研究時，必然要顧及與翻譯系統相關、甚至支配其運作的其他系統，如：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語言及文學等。學者勒菲弗爾則在其 1992 年出版的《翻譯改寫與文學聲譽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書中提出「翻譯當然是對原文的改寫」，而且它不僅是「最明顯的改寫類型」，同時也「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為它能夠在另一種文化中塑造一個作者和／或一個（系列）作品的形象，將該作者和／或這些作品提升到其原文化的境界之上」（7, 9）。儘管他認為「改寫」的正面意義在於可以在目的語文化中引入新的概念、風格及手法，但它也可以被用來壓制、扭曲，甚至遏止創新（vii）。既然「翻譯」是一種「改寫」，而「改寫」即為「操縱」，尤其在文學翻譯上的「改寫」就成了服務於某種特定權力，達到某種特定目標的操縱手段與作為。

依據勒菲弗爾的理論，在翻譯及出版過程中影響「翻譯」，促成「改寫」的主要因素，其一是「意識形態」（ideology），其中包括譯

者原本就持有的，或是他／她自願接受的，又或是經過某種形式強加給他／她的。另一是翻譯進行時，在目的語文學系統中佔有主導地位的「詩學」(poetics)，而此「詩學」指的則是包括了形成文學的規範，如文字、句法、主題、風格，以及文學自身的社會功能等「文學觀」。此外，若將兩者相較，則「意識形態」的影響尤其甚於「詩學」(Lefevere 41)。至於主要的操縱者，勒菲弗爾則認為，一是文學系統內的「專家」，如：評論人、審查人、教師和譯者等所有與文學相關的專職與兼職人士；另一則是文學系統外的「贊助人」，包括個人(如：書商、編輯、出版商等)、團體或機構(如：宗教組織、政黨、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和研究機構等)；而「贊助人」又多是藉由資金的支援或物資的提供，從文學系統外部對翻譯進行指導、干預或阻礙(14-16)。

據此，翻譯的過程既是一種文化應對另一種文化的策略，而此類藉由對原作的挑選、改寫，或經由對譯作的推廣和運用，進而對文化「他者」所進行的擺布與操縱又尤其可以在強勢文化中得到印證，故此等作為也被稱為是「翻譯的政治」。²

(三) 譯者的主體性與譯者隱身

由於「翻譯」是跨語際溝通及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管道，而譯者是翻譯作為的主要執行者，法國哲學家兼翻譯學家貝爾曼等因此主張應

² 「翻譯的政治」係由印度學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在外部的教學機器裡》(*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所提出，並用以統稱歐美知識菁英在面對「異文化」時，因其「意識形態」而使「語言不再是再現意義的透明工具，而是建構意義的過程」，進而使翻譯做為語言的使用形式及跨語言的媒介，不再是再生另一種同名意義的工具，而同樣也成為了建構意義的一種過程(引自費小平134)。

在翻譯批評中納入譯者的立場、翻譯計畫及其視域（引自齊嵩齡 5），有關「譯者主體性」的探討於是成為當代翻譯研究的重要論述之一。

然而，何謂「主體性」？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對學術名詞的解釋：「主體性」就字面而言「與主體（subject）、主體的或主觀的（subjective）及主體主義（subjectivism）密切相關；實際應用時，大抵指採取或維護主觀的、主體的觀點或方法的任何思想，皆具有主觀（體）性的特質」（〈主觀性〉）。因此，當「主體性」依據當代的主體論述，從自由與正義的核心價值出發，「主體性」即是指個人在抉擇與行動、在成就與實踐某種目標與使命時能夠保有不受干擾的自由，同時也承擔著公平對待他者的責任（吳豐維 72-75）。據此，做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其主體性則尤其彰顯在譯者是否能基於自身對翻譯作為的認知（包括對來源語及目的語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審美取向、價值觀的理解與掌握）進行翻譯文本的自主選擇上，又或是譯者是否能基於翻譯目的的達成、譯作預期效益的創造而對翻譯策略的主動選用上。³

有關翻譯策略的選用，究竟介於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之間的譯者應該如何藉由翻譯，將自己對原文文本內容的理解和閱讀的樂趣傳遞給譯文文本讀者，進而連結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呢？針對這個自有翻譯作為以來就不斷被提出的問題，德國哲學家、翻譯理論先驅弗里德里希·史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早在其 1813 年的演講〈論翻譯的各種方法〉（“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中，就概括地提出兩種可能的解決方法：

³ 參考〈淺析譯者的主體性〉，2020 年 6 月 17 日），
study.bida.tw/lunwen/english/culture/7087.html。

Entweder lässt der Übersetzer den Schriftsteller in Ruhe und bewegt den Leser dem Schriftsteller und seinem Werk entgegen oder der Übersetzer lässt den Leser in Ruhe und bewegt den Schriftsteller ihm entgegen.

譯者或是不打擾作者，而是讓讀者去親近作者與其作品，或是不打擾讀者，而是讓作者去親近讀者。

其中所謂的「讓讀者去親近作者」，由於是將讀者引入文化異地，使其直接面對「他者」，因此來源語文本中的語言文化特質得以保留，兩種語言文化間的差異也得以彰顯。這也就是「異化」(foreignizing)翻譯策略的運用效果及目的。反之，「讓作者去親近讀者」則是「歸化」(domesticating)翻譯策略。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依據自身的翻譯經驗，並從後殖民主義的角度出發，針對英美國家中文學翻譯的過程和譯者所採行的翻譯策略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在「歸化」翻譯策略引領處理後的目的語譯文能使譯文讀者更容易理解原文文本內容，減少譯文讀者對異文化的陌生感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7-23；劉軍平 440-41)。此外，由於譯文的「流暢性」多被編輯、出版商、審稿人、讀者，甚至譯者本身視為是判斷翻譯品質優劣的標準，因此譯者無不致力於避免「翻譯腔」(translatorese/translationese/translatese)，追求能使讀者毫無阻力閱讀，就如同是直接用目的語言寫成的譯文文本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4)。夏皮羅 (Norman Shapiro) 認為：

翻譯是試圖產生一個看不出是被翻譯的、透明的文本。一個好的翻譯就像一塊玻璃。人們只有在有小瑕疵——刮痕、

氣泡時才會注意到它的存在。理想的情況下，它不應該有任何瑕疵。它不應該讓人注意到自己。

（引自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

然而，這種刻意忽略各種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差異，藉由刪除外來的語言和文化特徵或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加以覆蓋的翻譯策略，韋努蒂認為不但貶低了譯者的專業價值，而譯者的「隱身」更將強化西方民族中心主義的擴張，滿足西方國家，尤其是殖民國家，遂行其文化霸權的需要（*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5-17, 19-20）。

三、《海神家族》德語譯本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的譯者

（一）《海神家族》簡介

2004 年，由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海神家族》是臺灣女作家陳玉慧的長篇半自傳小說。《海神家族》以故事敘事者偕德國籍男友回臺灣溯源為起點，並在一頁頁家族故事的鋪陳中同時呈現了臺灣從日治、戒嚴到解嚴的歷史發展與社會、政治氛圍。此外，也配合事件的發展另立專章，介紹了如拜天公、拜地官等臺灣重要的民俗祭儀，說明了臺灣人傳統婚、喪、出生、安太歲等禮俗與過程。

在小說中，海神「媽祖」因是臺灣民間信仰中的重要神祇，除作為小說人物的心靈依靠，用以映襯女性在敘事者家族中作為家庭支柱，是撫慰男性的主要力量來源，「媽祖」更是「國族代言，象徵無父母的母土，以及移民的海島，可視為建國神話的隱喻」：臺灣人係經由對「媽祖」的崇敬，進而確立了對臺灣本土及母文化的認同（徐禎

苓)。小說《海神家族》因此多被推崇為臺灣歷史書寫的重要代表，同時也是文學媽祖的經典之作。

《海神家族》除在國內曾獲得 2007 年臺灣文學長篇小說「金典獎」，也在國際間獲得 2004 年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小說評審團獎及 2015 年「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臺 2001-2015 華文長篇小說二十部：臺灣」第三名的殊榮。此外，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也盛讚《海神家族》是「一本足以媲美德國文學家湯瑪斯·曼《布登布洛克》〔*Buddenbrooks*〕的臺灣家族小說，極可能是臺灣百年來最重要小說」（陳玉慧，底頁）。德文版 *Die Insel der Göttin* 由特洛根（B. Trogen）、陳玉慧（Jade Y. Chen）以及索爾姆斯（Ricarda Solms）等三人共同翻譯，2008 年由德國慕尼黑春日出版社（Frühling Verlag）出版，並於 2010 年再版。

《海神家族》作者陳玉慧留學巴黎，專攻戲劇表演，並曾於 1990 年代擔任《聯合報》駐歐洲特派員。陳玉慧出版有多本散文集及長、短篇小說，目前則專注於電影導演工作。

（二）德譯本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的譯者隱身

由於文學作品本非為翻譯而作，更非為譯文讀者而作，因此當來源語與目的語的語言文化差異極大時，原作在異族文化的被接受度就與譯者轉譯的策略運用息息相關。為了能探求德國譯者的翻譯策略選用，本研究以小說《海神家族》為研究對象，分從量化與質性兩方面進行分析。

(A) 量化分析

基於翻譯的困境多產生於與文化相關的詞彙及表述上，因此本研究首先以原文小說《海神家族》文本中的文化詞彙為標的，蒐集下列五大類與文化或文化形成發展相關的詞彙（含：名、動詞、形容詞）及短語作為分析語料：

- a. 「自然生態」類：天候、地形
- b. 「日常生活」類：食物、用品
- c. 「社會關係」類：人名、綽號、稱謂、機構
- d. 「宗教禮俗」類：神明、祭典、習俗
- e. 「語言」類：成語、俚俗語、詛咒語、方言、外語

之後，再針對所蒐集到的總計 241 個研究語料，對照其在譯本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所採用之對應德語翻譯，並以平行語料方式提供後續分析。⁴

此外，本研究援用德國薩爾蘭大學（Saarland University）在建立「法／德文化詞平行語料庫」（*Realia-Glosar*）⁵時對翻譯作為的分類及定義，將所蒐集的語料進行翻譯作為的分類。此項分類結果及量化統計如下：⁶

- a. 音譯：

Die Insel der Göttin 譯文中，人名、地名、店名以及宗教神祇多依據中文、日文發音直接音譯。例如：心如（*Sinru*）、綾子（*Ayako*）、林明芳（*Lin Mingfang*）、琉球（*Okinawa*）、霧社

⁴ 在本語料蒐集中，重複出現的詞彙基本上僅以一例計算，但若同一詞彙譯文不同，則分別採計。

⁵ 「法／德文化詞平行語料庫」是德國薩爾蘭大學法語系烏姆博士（Dr. Andrea Wurm）領導建立，目的在分析法、德兩種語言在文化詞運用上的異同，同時做為翻譯的參考。

⁶ 以下例句皆出自上述 241 個研究語料，而中文回譯則為作者自行翻譯。

(Wushe)、菊元百貨 (Kikumoto-Hyakaten-Kaufhaus)，媽祖 (Mazu)、七娘媽 (Qiniangma) 等。此類翻譯計有 32 例，佔總數之 13.3%。

b. 字面直譯：

所謂「字面直譯」是指譯者依據原文字面意義直接以目的語中同義的詞彙譯出，此類翻譯作為多集中在綽號、別稱的翻譯上，如：老芋頭 (Alte Wasserbrotwurzel)、中國豬 (Chinesisches Schwein)。另有少數民俗信仰中的神明，如：床母 (Bettenmutter)、風獅爺 (Windlöwengott)。慣用語也採字面直譯，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Heiratest du einen Hahn, dann folgst du dem Hahn, und heiratest du einen Hund, dann folgst du dem Hund)、「在天上做一條龍，不如在地上做一條踏實的蟲」 (Besser, man ist ein bodenständiger Wurm als ein Drache im Himmel)。此類翻譯作為計有 10 例，佔總數之 4.2%。

c. 正文外註腳：

Die Insel der Göttin 譯文內完全沒有註腳。

d. 正文內說明：

「正文內說明」係指音譯詞彙無法呈現語意時，在音譯詞彙前後的正文裡附加說明，此類翻譯作為計有 14 例，佔總數之 5.8%。例如：土地公 (Tudigong [der Erdgott]，土地公〔土地神〕)、二胡 (Erhu [die chinesische Geige]，二胡〔中國的小提琴〕)、兩百畝田 (200 Mu Land [ungefähr dreizehn Hektar]，兩百畝地〔大約十三公頃〕)、麻花 (Mahua [einemit Zucker bestäubte, Frisch ausgebackene]，麻花〔一個撒了糖粉，剛烤好的麻花〕) 等。

e. 意譯：

「意譯」是指譯者依據原文語意配合目的語之語法結構及語用習慣，並符合目的語文化所進行的轉譯，如：「眷村」被翻譯為「給軍人家屬住的宿舍」（*Wohnheim für Militärangehörige*）、「拜拜」被翻譯為「帶來祭品」（*Opferbringen*）、「阿山仔」則是「中國山地人」（*chinesische Bergtrampel*）、「黃色笑話」就是「髒笑話」（*schmutzige Witze*）等。此類翻譯計有 122 例，佔總數的 50.6%，為譯者最常採用的翻譯作為。

f. 取代：

在 *Die Insel der Göttin* 全文中有 12 例（5%）文化詞採「取代」的翻譯作為。不同於「意譯」，「取代」是直接以目的語的詞彙代換來源語詞彙，但不顧及來源語詞彙中的文化意涵，例如：「在梅雨季節裡」以「在春季季風的月份裡」（*in den Monaten des Frühjahrsmonosums*）取代；「奉茶站」在德文譯文中只是個「休息站」（*Ruhe Stätte*）；「一錢」直接換成「一公克」（*1 Gramm*）；「乾兒子」是「教子」（*Patensohn*）；「阿凸仔」是「長鼻子」（*Langnase*）；而「老氣橫秋」就成了「像個老教授」（*wie ein alter Professor*）。

g. 增添：

與「正文內說明」不同的是，「增添」是指譯者自主地在譯文中增添非必要說明的詞彙、文段，例如：

之後，媽祖那張祥和帶著冠冕的臉便浮現了。

心如阿姨坐在房間裡的榻榻米上為我們準備床褥，聽到我問起外婆，她似乎欲言又止，……（陳玉慧 21）

Und dann erschien mir das gütige Gesicht von Mazu mit ihrer Krone.

Du fragst mich, wer auf den Bildern des Wohnzimmeraltars zu sehen ist.

„Auf jedem ist Mazu.“

„Warum hat Großmutter so fest an Mazu geglaubt?“ Tante Sinru ist ins Nebenzimmer gegangen und richtet unsere Betten auf den Tatami her. Als sie hört, dass ich nach meiner Großmutter frage, scheint sie etwas sagen zu wollen, . . . (Trogen et al. 29)

(之後，媽祖那張祥和帶著冠冕的臉便浮現了。

你問，那在客廳神桌上的神像是誰。

「當然是媽祖。」

「為什麼外婆會如此相信媽祖？」心如阿姨走進了隔壁的房間裡，為我們在榻榻米上準備床褥，聽到我問起外婆，她似乎欲言又止，……) ⁷

我們從再回譯成中文的文段中不難察覺，譯者在譯文中增添了一段對話，而此對話情節也與原文文段中的文化詞彙「榻榻米」、慣用語「欲言又止」無關。此類增添在所蒐集的語料中計有 20 例，佔全數之 8.3%。

⁷ 本段落中，凡德文譯文後以括號標示之中文回譯均為本文作者自行翻譯。另，此段德文譯文與中文回譯中之粗體部分為增添的文段。

h. 刪除：

《海神家族》原文文本中有 31 例文化詞彙在譯文中被省略刪除，佔總數的 12.8%。被刪除的詞彙又以涉及宗教、民俗與歷史的用語最多。在下列例文文段中，有關牡丹社事件的描述即被完全刪除：

躺在吉野睡過的被子裡，一整夜她都沒有睡，沒有吉野的未來茫茫，她沒有看到出路。

她在舅舅家時，記得舅舅與別人談過牡丹社事件，那是一八七一年，一艘琉球來的漁船因颱風來襲，便靠岸臺灣屏東附近，但船上的漁人卻被山番殺害。

清晨時分，……（陳玉慧 30）⁸

Sie lag unter der Steppecke, unter der Yoshino geschlafen hatte, die ganze Nacht lang wach. Ohne Yoshino war die Zukunft ohne Halt, und sie sah keinen Ausweg mehr für sich.

In der Morgendämmerung, als (Trogen et al. 38)

（躺在吉野睡過的被子裡，一整夜都沒有睡。沒有吉野的未來茫茫，她沒有看到出路。

清晨時分，……）

依據本研究所蒐集的 241 個文化詞彙的翻譯統計數字顯示，《海神家族》的德語譯者雖然在人名、地名上以「音譯」保留了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但也僅是全數的 17.5%。而屬於「歸化」的翻譯作為，如：意

⁸ 此段中文之粗體部分為德文譯文中被刪除的文段。

譯、取代、增添以及刪除，即佔總數的 76.7%，尤其《海神家族》書中對臺灣歷史事件及民俗信仰多有描述，然而全書中沒有任何一處註解，足見譯者的隱身。此外，依據身兼翻譯理論家及譯者的艾克西拉（J. Franco Aixelá）的研究結論顯示，從「音譯」到「意譯」再到「刪除」，譯者對原文「干預」的程度呈現遞升，「歸化」翻譯策略運用的情況也就越明確（61-64）。這項趨勢分布正可印證《海神家族》德語譯本的三位譯者皆採行「歸化」的翻譯策略，以期符合譯文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市場期待。

異化	<<<<	<<<<	<<<<	<< -->	-->>>	-->>>	-->>>	-->>>	歸化
翻譯作為	音譯	字面直譯	文外註腳	文內說明	意譯	取代	增添	刪除	
總數 (241) / 百分比 (100%)	31/ 13.3%	10/ 4.2%	0/ 0%	14/ 5.8%	122/ 50.6%	12/ 5%	20/ 8.3%	31/ 12.8%	

表一：《Die Insel der Göttin》翻譯作為分類數據

(B) 質性分析

貝爾曼在其針對英、德、西三種語文互譯的研究結論中，曾具體歸納了譯文在「歸化」翻譯策略運用下可能產生的十二種「變形傾向」（deforming tendencies）。⁹ 儘管德、漢兩種語言的結構差異極大，德國譯者調整語序或改變詞性，因而在譯文中產生如貝爾曼所指的「理

⁹ 貝爾曼所稱的十二種「變形傾向」：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明晰化（clarification）；擴展（expansion）；拉高（ennoblement）；降低語言品質（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減少數量（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節奏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rhythms）；意指鏈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語言模式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ings）；方言或表達習慣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 or their exoticism）；慣用語法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語言特色的消除（the effacement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244；劉軍平 441）。

性化」現象在所難免，但在與《海神家族》原文的對比分析中，我們仍能在譯文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發現下列幾種明顯的「變形傾向」：

a. 明晰化

貝爾曼所指的「明晰化」是在翻譯過程中，原文詞彙的所指及其意涵被過分說明與解釋，譯者因堅持「翻譯應該要比原文清楚些」（“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a little clearer than the original” [245]），而扼殺了讀者自身的詮釋空間及想像。如 (a) 例中自創的姓氏及 (b) 例中明示的金錢來源：

- (a) 那個侍衛兵年紀也不小了，至少已經禿頭了，在小孩子的眼中是慈祥的**老人**……（陳玉慧 14）

Für uns Kinder war der dürre glatzköpfige **Herr Xu** der nette Märchenonkel von nebenan. （Trogen et al. 21）

（在我們小孩子的眼中那個禿頭的**徐先生**是慈祥的鄰居大叔。）

- (b) 帶了些**盤纏**，他又悄悄地回到山上的住處。（陳玉慧 114）

Er nahm sich **seine Geldration aus der Gruppenkasse** und kehrte in seiner Hütte auf dem Berg zurück. （Trogen et al. 146）

（他從**盟友共同經費中**拿了自己的**配額**，悄悄地又回到山上的住處。）

b. 擴展

貝爾曼引用了史坦納（George Steiner）所稱，指「擴展」是譯文的「通貨膨脹」。譯文因為多了無謂的「空話」而比原文「冗長」（“lengthened”）外，有時甚至還會使譯文變得「扁平」（“flattened”；引自 Berman 246）。儘管因德文構句複雜，相同的

文本內容以德語表達原本就常會比以漢語表達的文本長度較長，但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卻有刻意增補文句而使文本更長的擴展傾向。例如：

(c) 他忘了和尚的回答。(陳玉慧 112)

Der Mönch erzählte lange und ausführlich, was Mazu ihm gesagt hatte. So ausführlich, dass Cai sich später nicht mehr an die Details erinnern konnte. (Trogen et al. 144)

(和尚冗長而詳細地描述了媽祖跟他說了什麼。說得如此詳細，以致於 Cai 一點也想不起細節來了。)

(d) 他身上便背著幾座沉重的雕像。(陳玉慧 121)

Cai schulterte sein schweres Bündel, **die Früchte seiner einsamen Stunden, die Holzfiguren.** (Trogen et al. 155)

(Cai 背著沉重的布包，那是他在孤獨時光中的創作成果，是幾座木雕。)

(e) 男人都不說話，女人只喜歡背著人家流長斐短……(陳玉慧 129)

Die Männer schwiegen eisern, die Frauen verbreiteten lieber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den neusten Klatsch über die unmögliche Familie meiner Mutter.** (Trogen et al. 166)

(男人都不說話，女人只喜歡背著人家散佈有關我母親那不堪家庭的閒言閒語。)

c. 拉高

「拉高」是指譯者刻意修飾譯文中的文字，或將口語化的文字書面化，企圖使譯文比原文優雅。例如：

- (f) 他以為，時間就從此變得緩慢遲鈍，他也以為，反正時間只是幻覺，你覺得快就快你覺得慢就慢。（陳玉慧 111）

Die Sekunden vergingen langsamer. Die Zeit war eine Illusion. Sie verging so langsam, wenn nichts geschah, und so schnell, wenn sich die Ereignisse überschlagen. Und dann war sie manchmal gar nicht mehr da, als gebe es kein vorher und kein nachher.

（ Trogen et al. 143 ）

（時間放慢了腳步。時間只是個幻覺。它無事慢走，遇事快行。有時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像是沒有之前也沒有以後。）

d. 破壞節奏／語言模式

《海神家族》中有許多敘事者在離家多年後再回到家鄉時，對照今昔的描述及感嘆，文字節奏因而緩慢，但在譯文中，譯者常有濃縮、刪除及改寫等作為，這些作為不但改變了文句節奏也破壞了語言模式，如：

- (g) 計程車已穿過台北市，有許多不曾見過的高樓大廈，也有許多熟悉的建築卻拆掉了，繁華台北像不會打扮的少女，似乎隱藏著滿腹心事。日式建築的總統府還在，我就學過的女中也還在，外交部也還在，外交？自 1972 年與美國斷交，隨後退出聯合國後，台灣還有外交嗎？有的話便是花錢和一些非洲和南美洲窮國家建交，不然怎麼辦呢？沒有朋友就租個朋友吧。

紀念蔣介石的歌劇院是我走後蓋的，看起來像一個仿中國明式建築，而一些所謂的古蹟都是日本殖民時代蓋成的，台北，這個城市有多少身世之謎呀？（陳玉慧 15-16）

Das Taxi fährt durch Taipei, ich schaue in die spiegelnden Fassaden der Hochhäuser auf der Suche nach dem Gesicht meiner Stadt. Viele vertraute Gebäude und Tempel sind verschwunden oder überbaut von Stadtautobahnen auf Stelzen, die sich wie die Absätze überdimensionaler Stöckelschuhe in die Altstadt gerammt haben. Taipeh blüt, eine wunderschön geschminkte Frau, die alle Zweifel zu kaschieren versucht. (Trogen et al. 22)

（計程車駛過台北，我望著摩天大樓的反光外牆，尋找我的城市面貌。許多熟悉的建築和寺廟已經消失，或者就地蓋起了高架道路，架起的橋柱就像一根根巨大的高跟鞋跟踩進了老城區。繁華台北，一個試圖掩蓋所有疑惑的盛妝美女。）

e. 方言或表達習慣的破壞／語言特色的消除

由於《海神家族》中的家族故事橫跨了幾個世代，甚至涉及臺灣與日本的殖民關係，因此文本內多有臺灣話／閩南語及日語的運用，但在譯文中因皆以標準德語翻譯，因而無法再現臺灣社會中的語言多元特質。例如：

- (h) 「足久未轉來呀乎？」……「恁是都位人？」（陳玉慧 10）
 „Sie waren eine Weile weg, stimmt’s?“ . . . „Woher kommen Sie?“（Trogen et al. 14）
- (i) 「我足愛去讀冊，伊都不乎我讀。」（陳玉慧 30）
 „Ich hätte so gerne studiert, aber sie erlaubte es mir nicht.“
 （Trogen et al. 165）
- (j) 「君が代は，千代に八千代に，さざれ石の，巖となりて，苔の生すまで。」（陳玉慧 25）
 „Gebiet, Eure Herrschaft soll dauern eintausend Jahre, abertausend Jahre, bis der Stein zum Felsen wird und Moos seine Seiten bedeckt.“（Trogen et al. 32）

以上列舉則進一步顯示《海神家族》的三位德語譯者確實偏向採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也無疑再次印證譯者的自主「隱身」。

（三）德譯本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的譯者「被隱身」

由於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不僅文化詞語的增刪情況偏多（佔 21.1%），在經原著小說和譯本的全文對比後，更發現德文譯本中不僅有詞、句、段落的增刪（總計 227 例），更有場景的改寫（總計 16 例）、文句段落順序的重新調整（總計 25 例）、其篇幅小至人名的改變，如：「二馬」改為「Feng」、「秩男」改為「Cai」，大到整個章節的換置，如：「安太歲須知」被省略，但增加了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德文版為內容的章節。這其中的落差再以原作中的第二個章節「那隻叫 Yes 的狗去了哪裡呢？」（陳玉慧 9-19）中的三個增刪與改寫為例具體說明如下：

例一

中文原作：

二〇〇一·台灣台北

「這裡是台北，蔣介石機場到了。」在空服員傳來的播音聲中，跨海航行數千公里的飄泊大鳥逐漸收翼，準備降落滑行。

而清澈的北台灣天空，空洞得像面無瑕的鏡子。……

(陳玉慧9)

德文譯文：

„Bitte anschnallen, in wenigen Minuten erreichen wir Tschiang Kaishek Airport.“ Begleitet von der monotonen Stimme der Stewardess nimmt der Flieger Kurs auf Taipeh.

Tschiang Kaishek. Am Tag seiner Beerdigung stand ich inmitten Tausender Trauernder, der sich durch die Straßen vom Taipeh schoben. Ich trauerte nicht, ich suchte verzweifelt eine Toilette. Ich hatte meine erste Monatsblutung an diesem Tag. Meine Mitschülerinnen und ich warteten an einer Straßenkreuzung auf den Sarg des Präsidenten. Ich kann mich noch genau an die vom Weinen geröteten Augen der Mädchen erinnern, während ich ängstlich die Beine zusammenkniff und hoffte, nicht zu viel Blut zu verlieren. Vergeblich suchte ich nach einer Lücke in der Menge. Es war zu spät. Die Trauerprozession kam näher, und alle begannen, die Nationalflagge zu schwenken. Ich war gefangen in einem

Meer von Fahnen. Als der Leichenwagen vorbeifuhr, spürte ich mein Blut an den Schenkeln herunterlaufen. Es tropfte auf die Straße. Ich ging in die Knie und versuchte schnell das Blut mit Papiertaschentüchern vom Boden aufzuwischen. Keiner der umstehenden bemerkte etwas. Als mir die Taschentücher ausgingen, trocknete ich das Blut an meinem Bein [sic] mit der Nationalflagge ab: Blauer Himmel und weiße Sonne auf tiefrotem Hintergrund—zwangsverteilt an alle vom Schulinspektor.

Der Himmel über Nordtaiwan ist leer wie ein makelloser Spiegel . . . (Trogen et al. 13)

(「我們將在幾分鐘後降落蔣介石機場，請繫好安全帶。」
在空服員傳來的播音聲中，飛機準備降落台北。

蔣介石。在他出殯的那天，我站在千萬名悲痛地擠在台北街頭的人群中。我並不難過，我急切地想找廁所。我的初經就是在這天開始。我和同學們等在一個十字路口迎靈。我還清楚記得，當我夾緊雙腿免得流出太多經血時，女孩們哭紅了的眼睛。我完全無法在人群中找到縫隙。太遲了，送葬的隊伍逐漸走近，人們開始揮舞國旗，我被淹沒在一片旗海中。當靈車駛過，經血正沿著我的大腿流下，滴落到馬路上。我趕忙跪下用衛生紙把地上的血擦掉，四周沒有人察覺有異。衛生紙用完了，我就用國旗擦拭我腿

上的血跡：深紅的背景配上青天和白日——那是學校糾察強行發給大家的。

北台灣的天空空洞得像一面無瑕的鏡子。……)

例二

中文原文：

我聽到房子左前方不遠的河流潺潺聲，我聽到牛車軋過門前小路的聲音，我聽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小名，我循聲思索，但我無法分辨是誰？

那聲音逐漸不明確。消失了！（陳玉慧 11-12）

德文譯文：

Ich höre das sanfte Rauschen des Flusses, der unter meinem Zimmerfester vorbeifließt. Ich höre von fern einen Ochsenkarren auf der Straße vorbeirumpeln. Und ich höre jemanden meinen Kosenamen [*sic*] rufen. „Yato“, die „kleine Dienerin“, der kaiserlichen Prinzessin, meine Mutter frisierete mich als Kind gerne wie eine Yato, links und rechts über den Ohren je einen Haarknödel. „Yato?“ Der Ruf der Stimme wird schwächer und schwächer. (Trogen et al. 16)

（我聽到房間窗前河流的潺潺聲。我聽到遠處牛車軋過小路的聲音。我聽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小名。「丫頭」，皇室公主的「小婢女」。小時候，母親喜歡把我的頭髮束起，

並在左耳、右耳上各紮成一個髮團，把我打扮成丫頭。

「丫頭？」那呼喚聲逐漸地，逐漸地變弱。）

例三

中文原文：

我們的鄰居都是那種跟蔣介石一起從湖北、湖南遷台過來的將軍，或者代表四川、或江蘇省的國民大會代表。在那個年代，他們去陽明山開會、討論四川或江蘇的內政問題，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再也回不去那裡了。但他們全是「正派人家」，只有我們什麼都不是。他們坐在黑色的裕隆轎車裡，看都不看我們一眼，我的父親是一個被人當成匪諜的人，或者他本來也就是無所事事的人，很多年我們幾乎都沒有看過自己的父親。一個沒有男人的住家。

（陳玉慧 12）

德文譯文：

Unsere Nachbarn lebten in Villen und waren Generäle, hohe Regierungsbeamte oder Abgeordnete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Sie fuhren in dunklen Yulong-Limousinen vor und versuchten krampfhaft, nicht in unsere Richtung zu schauen. Wir waren die, die es nicht gibt. Die Familie mit dem abwesenden Vater. (Trogen et al. 16)

（我們住在別墅裡的鄰居們都是將軍、政府高官或是國大代表。他們坐在深色的裕隆轎車裡，窮盡力氣不看向我們。我們本來就不存在。一個沒有爸爸的家庭。）

從以上三個例子中，我們可輕易印證原文與譯文間存在的巨大差異。在例一中，譯者僅是為了出現在機場名中的「蔣介石」這個名字，就增加了一整段當年眾人夾道為蔣介石迎靈送葬的場景以及故事主人翁忙於用衛生紙，甚至用國旗擦拭經血的記憶；這段看似無奈的敘述，卻也暗暗反映了抵制威權的心態。在例二中，原文僅提及的「小名」，經改寫後已經被明晰化為「丫頭」，譯文甚至解釋了這個名詞的原始意涵是「婢女」。但這與一般人之所以用「丫頭」做為家中晚輩的乳名，或長輩對晚輩的暱稱，是因為「丫頭」含有「女孩」，進而有引人疼愛之意有所落差。而在例三中，原文中主人翁的父親因二二八事件而受難的背景因在譯文中被刪除而遭隱沒，譯文中因此只呈現了主人翁對父親在家庭中缺席的控訴。

究竟原作《海神家族》與譯作 *Die Insel der Göttin* 之間的差異從何而來？這真是譯者的刻意全然隱身的結果？又或是列名譯者的原作者陳玉慧因熟識德國語言及文化，故而為德國讀者先行調整了原文，再進行的翻譯？

在 2020 年 6 月 9 日與原作者陳玉慧的訪談中，上述假設並未獲得證實（Hsu 118）。據陳玉慧稱，目前書市中的德文譯本 *Die Insel der Göttin* 其實並非原譯者特洛根的譯作，而是經由出版社編輯索爾姆斯重新「修訂」後的版本。原譯作必須修正的原因在於，索爾姆斯認為原譯本「讀起來太枯燥無趣」（引自 Hsu 119-20）。由於原作者陳玉慧雖曾旅居德國，也通曉德文，但仍自認無法準確判斷德國讀者對譯文

的可能接受程度，更無法確知德國讀者之所以會認為小說枯燥乏味，是因為原譯文的語言，還是原作的故事內容和敘事風格，因此同意由索爾姆斯對原譯本進行「修訂」。此外，又因為索爾姆斯不懂中文，無法閱讀中文原文，陳玉慧只能逐頁解說書中內容，再由索爾姆斯全權負責編修。在近一年的合作後，索爾姆斯對原譯文的「修改」最終幾乎成了「重新翻譯」，*Die Insel der Göttin* 也因此成了三位譯者（原譯者特洛根、陳玉慧、索爾姆斯）的共同譯作（Hsu 118-20）。

據此，就小說《海神家族》的翻譯過程觀之，做為譯者的索爾姆斯雖是自主地選擇「隱身」，但原譯者特洛根卻是硬生生地「被隱身」。由於我們無法閱讀到原始譯文，無從確認原譯作的翻譯策略選用，但從原譯者堅拒不用本名，只選用筆名，尤其是其筆名 B. Trogen 雖然看似縮寫的名字 B. 與姓氏 Trogen，但 Trogen 並非德國姓氏，只可能是瑞土地名，而 B. Trogen 的發音正與「betrogen」相同，「betrogen」是德語動詞「betrügen」的過去分詞，表欺騙之意，用於完成式與被動式中，使語句呈現「已欺騙（他人）」或「被（他人）欺騙」的語意巧合。由此，隱約可以察覺原譯者對這種種操縱手段與過程及其「被隱身」的不滿與無奈。

至於改寫後出版的譯作 *Die Insel der Göttin* 是否果真符合了德國文壇對小說文風、題材上的要求，與德國讀者對文字、故事的喜好？依據目前所蒐集到的讀者回饋，大多數的讀者都自認能從小說的敘事中了解臺灣政治社會的發展，但也有評論人以「像是業餘譯者譯的一般生疏且難看」評價譯文的文字運用，以「混亂而外行」評價譯著中的敘事技巧（@fekete-farkas）。若以此對照出版社編輯索爾姆斯當初的改寫訴求，原譯者的「被隱身」似乎只是徒然。尤其作者陳玉慧也在

訪談中自稱，這本書的翻譯出版是個讓人不想再回顧的「不愉快過程」。

四、結語

「歸化」與「異化」的翻譯策略選用問題一直是翻譯理論研究及實務界討論的重點。事實上這兩種翻譯策略除了相互對立，也各有優缺點。譯者選用「歸化」的翻譯策略無非是為了迎合讀者的期待及市場的需求，因為語言通順、內容易懂比較能使讀者享受閱讀的樂趣；畢竟出版物得要能先吸引讀者閱讀，才能進而媒介其中的內涵與美感。然而就文化輸出而言，「異化」的翻譯策略顯然有利於在目的語文化中建立「他者」形象，進而凸顯來源語文化的異國特質。事實上，在翻譯實務的工作中，絕對的歸化式翻譯或絕對的異化式翻譯都非良方，譯者應視具體情況，交錯或相互為用才是上策。

就臺灣文學的德語翻譯而言，由於德國與臺灣之間從地理位置、風土民情到語言文化都存在著絕大差異，普魯士雖曾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有過殖民臺灣的想望，但畢竟未曾付諸實現（Hsu 27）。當前的德國社會對中國，尤其中國人權問題雖有關注，但對臺灣仍是所知甚少，因此德國譯者在翻譯臺灣文學時，首重目標多在爭取德國讀者的閱讀興趣，引發他們對臺灣現況及文化的好奇。「歸化」的翻譯策略因有利於此一目標的達成，故在《海神家族》德語譯本中譯者選擇「隱身」無可厚非。然而，在 *Die Insel der Göttin* 中存在的增刪與改寫，其幅度之大，在現有臺灣小說的德語譯本中實屬罕見。此外，就其出版的過程觀之，出版社編輯索爾姆斯原處於文學系統外部，但她卻自恃對德國文學系統與市場現況有所掌握，認定原譯作「枯燥無趣」，不符合

德國或德語區文學作品的書寫風格，無法滿足讀者的期待，進而憑藉其「贊助人」的威權對原譯作的出版進行干預。在對原譯本進行編修的過程中，她又以「譯者」之姿進入了文學系統內部，獨斷自主地以「歸化」的翻譯策略，順應其自身視德語作為強勢語言的意識形態，最終將臺灣小說《海神家族》的德語譯作經由她的「隱身」，改寫成為一部如同以德語創作的臺灣小說 *Die Insel der Göttin*。這種作為與過程，除了印證了勒菲弗爾所提出的「翻譯操縱論」：「翻譯」並非只是單純地經由譯者進行語言轉換，其過程還會受到文學系統內、外因素的影響，其中又以「贊助人」的干預與操縱為甚；同時也提醒了即使是在德國，一個並不直接屬於勒菲弗爾所稱的殖民強權、一個推展其「意識形態」驅使力較小的國家中，涵蓋了目的語文學系統中的文風、規範以及讀者閱讀偏好的「詩學」仍然會是「翻譯」被干預及操縱的理由。

誠如王德威的呼籲，在所有能讓臺灣被國際看到的作為中，臺灣文學的對外翻譯既重要而且迫切。德國以其在世界經濟及歐盟的領導地位，更是我們應該爭取支持的友邦，因此在以德語譯介臺灣文學的過程中，為了能讓德國及德語區國家讀者快速理解臺灣，「歸化」的翻譯即便在所難免，也建議譯者不必全然隱身，反而應在一定的範圍內彰顯譯者的主體性，帶入「異化」作為。若是整體譯介計畫係由我方主導，則更應在翻譯之後仔細審閱，避免干預與操縱的發生，如此才能使臺灣這個文化「他者」如實地、直接地在文學譯著中被德國／德語區國家及其讀者看見。

引用書目

中文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麥田，1993年。

〈主觀性〉。《教育大辭書》，2000年12月。《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terms.naer.edu.tw/detail/1303498/。2020年6月17日讀取。

吳豐維。〈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思想》，第4期，
2007年，頁63-78。

徐禎苓。〈陳玉慧《海神家族》〉。《文化部》，2015年5月27日，
toolkit.culture.tw/literatureinfo_155_52.html。2020年6月17日
讀取。

陳玉慧。《海神家族》。印刻文學，2004年。

費小平。《翻譯的政治》。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年。

齊嵩齡。〈譯者主體性與語言生態〉。《編譯論叢》，第8卷，
第2期，2015年，頁1-30。

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英文

Aixelá, J. Franco.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edited by R. Alvarez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pp. 52-78.

Benjamin, Walter.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2004,
www.textlog.de/benjamin-aufgabe-uebersetzers.html.
Accessed 13 Dec. 2020.

Berman, Antoine.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Routledge, 2012, pp. 240-53.

Even-Zohar, Itamar. *Poetics Today (Polysystem Studies)*. Duke UP, 2010.

Tel Aviv University, www.tau.ac.il/~itamarez/works/books/Even-Zohar_1990--PolysystemStudies%20%5BPT11-1%5D.pdf?fbclid=IwAR2-_FbxQbEChE1F3P7ztPP8r19VwM4O5v0vGueDe6NQP4NQ36CINxoq1_w.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by James S. Holmes, Rodopi, 1988, pp. 67-70.

Lefevere, André Alphons.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1992.

Nord, Chritia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2nd ed., Rodopi, 2005.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5.

德文

“Buchproduktion.”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www.boersenverein.de/markt-daten/marktforschung/

wirtschaftszahlen/buchproduktion/. Accessed 17 June 2020.

@fekete-farkas. “Literatur oder Sachbuch?” *Amazon*, 4 May 2011,

[www.amazon.de/Die-Insel-G%C3%B6ttin-Jade-Chen/dp/](http://www.amazon.de/Die-Insel-G%C3%B6ttin-Jade-Chen/dp/3940233137)

3940233137. Accessed 17 June 2021.

“Herkunftssprachen der Übersetzungen für den deutschen Buchmarkt im

Jahr 2020.” *Statista*, [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194342/](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194342/umfrage/buchmarkt-hoerbuch-umsatz-nach-warengruppen/)

[umfrage/buchmarkt-hoerbuch-umsatz-nach-warengruppen/](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194342/umfrage/buchmarkt-hoerbuch-umsatz-nach-warengruppen/).

Accessed 17 June 2020.

Hsu, An-Nie. *Translating Taiwan—Textauswahl und*

Übersetzungsstrategien bei der Übertragung taiwanischer

Prosaliteratur ins Deutsche, Hanlu, 2020.

Reiss, Katarina.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Max Hueber Verlag, 1986.

Reiss, Katarina, and Hans J. Vermeer.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2nd ed., Niemeyer, 1991.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 1813.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ilano*,

[users.unimi.it/dililefi/costazza/programmi/2006-](https://users.unimi.it/dililefi/costazza/programmi/2006-07/Schleiermacher.pdf)

[07/Schleiermacher.pdf](https://users.unimi.it/dililefi/costazza/programmi/2006-07/Schleiermacher.pdf).

Trogen, B., et al., translators. *Die Insel der Göttin*. Münchner Frühling

Verlag, 2010.